

蘇粵的婚喪

顧頤剛
劉萬章
述

民俗學會
叢書

蘇

粵

的

婚

喪

國立中山大學
語言歷史研究所印行

The Folklore Society Series

THE MARRIAGE AND FUNERAL RITES OF

SOOCHOW AND CANTON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ton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初版

蘇粵的婚喪

每冊定價大洋三角

(民俗學會小叢書之三)

述者

顧頤
劉萬章

編審者

民俗學會

發行者

國立中山大學
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印刷者

明星印刷局
廣州市九曜坊

民俗學會小叢書弁言

民俗可以成爲一種學問，以前人決不會夢想到。他們固然從初民以來早有許多生活的法則，許多想像的天地，可憐他們只能作非意識的創造和身不由主的隨從，從來不會指出這些事實的型式和因果。到現在，高文典冊充滿了藏書室的棟宇，畢竟觸手是膚廓的紀載，難找出他們的最親切的實際生活。

他們爲風氣所蒙蔽，盲了兩眼，對於這些好材料視而不見，正也不能責備。現在我們的眼睛已爲潮流所激盪而張開了，於是陡然看見許多沃野膏壤可以做我們的田地，許多嘉卉珍果可以做我們的農產；我們心知在這很近的時期之內可以獲到這一筆大產業，那裏禁得住不高興，那裏禁得住不呼喊道，『我們要開闢這些肥土！我們要在這方面得到豐盛的收穫！』

但是，要得到豐盛的收穫豈是隨便可以如願的。我們沒有鋤頭，犁耙等等工具便不能種田造林；我們沒有鐮刀，剪子，筐簍，繩索等等工具便不能割禾剪果，裝簍束捆。所以我們有了這個開闢土地的野心，就應該去修繕工具，更應該去作應用工具的訓練，使得我們對於這些材料實施工作時候不至於無法應付。

我們爲了不肯辜負時代的使命，前已發刊『民間文藝週刊』。此外，風俗宗教等材料也將同樣地搜集和發表。這部小叢書便是我們努力中的一種。希望同志諸君能够明瞭自己的責任，各各作整理方法的訓練，各各規定了工作的範圍而致力，在一個團體之中分工合作。要待我們親手收拾的民俗學的材料有燦爛的建設時，我們才得放了膽說：這些田地確是我們的產業了！

顧頤剛 一九二八，一，二九。

序言

這本小冊子，是集合顧頤剛先生的「一個全金六禮的總禮單」，「一個光緒十五年的舊目」，「兩個出殯的導子賬」；和我的「廣州的舊婚」，「廣州的舊婚俗補述」，「廣州的舊喪俗」；六篇文章而成的。

在所謂經書上紀載的婚喪禮，沒有人家全依樣奉行的，這一來因為讀經書而能了解照辦的並不多；二來經書上的紀載委實令行者做不到的多；三來經書紀載的時候，距後人年代太遠，有許多不方便的地方。而且有時因各處民情和環境的關係，不能令各地方的人奉之而不違，由是之故，便把統一的「禮」化為參差不一的「俗」；雖然各地也有共同相類之點，而歧異的地方却不少了。

一個熟讀經書的人，把婚喪禮背得很爛熟，可是未必在實行時，能够免於「手足無措」！那個慣於替人辦婚喪的人，得了許多婚喪俗經驗，像廣州的「好命公」，「堂信」，「好命婆」……等，他們就可以知道一切，應付得非常裕如。有時因熟生巧，便會把不適應的「禮」，改做或添上「俗」的有趣，比方擅弓上說：「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反也。」在廣州喪俗當中便有「喊」的這門工夫：奉茶，供飯，朝朝晚晚，每夜的更鼓，和親朋到弔，都要「喊」的；並且有許多「美」的歌兒，悠揚悲切的音調，發生在

這裏。我們研究民俗的人，也許會在他們得到不少的材料。

在一般有士大夫思想的人們，以爲俗是俗，不應拿來紀載，如果有這樣的紀載，他們便要譏笑！其實是大謬不然的：風俗便是人們生活的表現，該處的風俗，便是該處人們的生活之表現；各處風俗不同，就是各地的人之生活迥異，如果把這不同的風俗，通通紀述出來，給大家知道各處迥異的生活，是多麼欣幸的事呢！現在這種潮流是不停地在我們周圍盪漾，告訴我們不要有士大夫的壞思想，我們爲適應環境的原故，在以前沒有人注意的荒蕪之土——民俗——中，開懇成沃美的耕地，希望收穫無數嘉禾美果。

民俗學會成立伊始，我們把這些紀述，繕印出來，一以表示民俗學會的工作，一則希望四方同志，努力於這工作，把各處的民俗，介紹出來；那末，我們這本冊子，就是投磚引玉的東西哩。

十七，四，十七，劉萬章寫於九曜。

目 錄

民俗學會小叢書弁言.....	顧頤剛
序言.....	劉萬章
一個全金六禮的總禮舉.....	顧頤剛(一)
一個光緒十五年的奩目.....	顧頤剛(八)
兩個出殯的蓮子賬.....	顧頤剛(三〇)
廣州的舊婚俗.....	劉萬章(四五)
廣州的舊婚俗補述.....	劉萬章(五六)
廣州的舊喪俗.....	劉萬章(六〇)

蘇粵的婚喪

(一) 蘇州

顧頡剛

一個『全金六禮』的總禮單

(十三，五，廿五，歌謠週刊)

這一篇文字我想做了好久，到今天才因本刊出結婚專號而寫出來。當我經過這番情形的時候，胸中確有無數意見，對於這些事物亦能深切了解；但那時我正病着，不能都寫出。到如今，大半已忘了！現在只就日記上所載，敷衍成爲這篇文章。

民國八年，我家爲我籌備續娶，請賬房先生開禮單。這禮單雖是承襲着儀禮上「六禮」的名目（儀禮的六禮是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實際上只有「求允」，「納徵」，「肅妝」，「迎鸞」四禮。但就「全金六禮」一名看來，這「六禮」二字乃是「飾物」的異名。飾物有金銀，半金，全金的不同，故六禮亦就有了這些區別。所謂「總禮單」者，向來求允，納徵二禮，叫做「送小盤」，即是定親時之禮；肅妝，迎鸞二禮，叫做「送大盤」，即是娶親時之禮；兩件事情原可隔的很久，而我家

蘇 粵 的 婚 喪

因爲急於要爲我續娶，所以同時提出，希望事情辦得快一點。禮單不是正式的聘禮帖子，乃是先把聘禮格式開了出來，和女宅磋商條件之用的。所以在還事上，男宅當然開得少一點，女宅當然爭得多一點。現在先把賬房先生開的單子鈔在下面；爲說明的便利計，助上行數。

一	文	定	厥	祥
二	喜			開
三	求允道日			
四	羹果全福		代儀四兩	
五	納徵道日			
六	羹果全福		代儀四兩	
七	求允納徵吉禮			
八	金求一品		蘭芽玉茗	
九	錫金成對		茶瓶百子	
一〇	聘金田代		禮金百合	
一一	赤金千金		赤金如意	

蘇 粵 的 婚 喪

一二	赤金手記	赤金手鐲
一三	珠花成對	珠環成雙
一四	羹果肆拾	綵幣拾陸
一五	枝圓桃棗	對果得果
一六	肅妝道日	
一七	羹果全福	代儀四兩
一八	迎鸞道日	
一九	羹果全福	代儀四兩
二〇	肅妝吉禮	
二一	珠冠玉帶	禮服全裝
二二	花冠全髻	大衣方巾
二三	吉衣五事	寶簪珠環
二四	結髮齊眉	登科浴果
二五	寶炬安息	宮粉胭脂

二六

鉗命酒醴

與前徵禮

二七

司閨啓闈

扶几捲軸

二八

臨門喜幛

總函百子

二九

右

呈

三〇

三一

喜鑒

三二

武陵喜具

我因發對於這張禮單不明白，請賬房先生解釋。他說，「帖子是要湊足行數的，照這樣三十二行，恰好寫滿一個八折的帖子。人家也有湊足四十行，寫成十折帖的，無非將「寶簪珠環」寫成「寶簪成對」，「珠環成雙」，將「登科浴果」寫成「登科發祿」，「浴果百子」，將「枝圓桃棗」，寫成什麼枝圓，什麼桃棗，以及加上種種吉利話罷了。」

又說，「代儀四兩，（四，六，一七，一九，行）即是銀幣四圓。「羹果肆拾」（一四）即是四十圓。「總函百子」，（八八）即是一百圓。加起來，共一百五十六圓。因為肅妝的代儀是照例要退還的，所以只有一百五十二圓。」（開門錢不在內。）

又說：「茶瓶，羹果，綵幣，喜牒之數是可以改動的。」「羹果肆拾」，「綵幣拾陸」（一四），即是俗語所謂「四十兩，十六段頭」（十六段，即是八件衣服）。其次，有三十兩，十二段頭。又其次，有二十兩，八段頭。「臨門喜牒」（二八）即是「開門錢」，開門錢有大小的不同（詳見後）。有種人家寫「大小臨門」，爲的是求免開門錢的爭執。但是不漂亮，且小開門是必爭的，所以不如不說定。」我把這張禮單拿進去問祖母。祖母說：「茶瓶百子（九）可改爲「茶瓶六十」。「羹果肆拾」，「綵幣拾陸」（一四）可改爲「羹果叁拾」，「綵幣拾貳」。「臨門喜牒」可寫明「喜牒捌拾」，因爲開門錢是必爭的，寫了八十，爭去是一百；寫了一百，爭去就是一百二十了。」

我問祖母，「要是用半金六禮，怎樣寫法？」祖母說，「銀的代名詞是「紫金」，所以只要把「赤金」【一一，一二】改爲紫金好了。」

過了幾個月，喜期到了，我對於這個禮單方才有切實的瞭解。我是一個歡喜追究禮意的人，現在且追究開門錢及綵幣羹果的禮意於下：

（一）開門錢——開門錢本是賞給女宅僕人的。因爲他們有「司開，啓闔」，「扶几，捲軸」（一七）的辛勞。後來不知何故，卻給女宅主人吞沒了。這想來因爲數目漸漸加大，主人眼看着亮晃晃的銀子，捨不得分給奴僕，所以如此。至於數目加得這麼大，想來是千百年來，女宅僕人總要拚

命向男宅爭錢，以改愈積愈高。自從主人吞沒了開門錢，女宅僕人的賞錢仍是非有不可的，所以另立了「小開門」的名目去討賞錢，而把正當的賞錢喚做「大開門」。自此以後，大開門錢在定親時即可由兩宅主人論定，只算是男宅給與女宅的一宗禮分。可是由兩宅主人自行論定，究竟上等人和下等人不同，可以盡力增加；所以小開門錢女宅僕人聚眾索討，面紅耳赤，只爭得二十元、三十元；大開門錢由媒人聯絡關說，輕描淡寫，竟到了八十、一百。這固然是男宅主人爲要自己面子好看，所以肯出，但也是女宅主人爲要得到一宗款項來補助他的嫁女虧耗，所以方爭呢。然而女宅主人是自認作奴僕了！

(二)綵幣羹果——五事衣【一三】是嫁時穿着的，是必備的衣服，所以放在肅妝吉禮裏邊。至於納徵吉禮裏的綵幣，乃是做常服用的。我問祖母，「納徵裏的羹果若干，綵幣若干(一四)，怎麼講？」祖母說，「從前的綵幣是宋成衣的幣帛，所以寫幾端。至於羹果的錢，卽是做衣服的工價。」經這樣一解釋，意義就非常明白。但這個禮意現在又失去了：所謂綵幣，乃是由女宅開了衣服式樣，男宅照樣做成的衣服；工價若干，男宅依然照送，並不因衣服已做成而刪去。在這個情形之下，又使我猜想女宅的過僭了。他們不願意將綵幣自製衣服，多耗工價，但成衣的羹果錢是不肯放鬆的，所以結果男宅出了雙倍的工價，女宅又不勞而獲地添了一筆收入。到了後來，大家不知道羹果綵幣是什

麼用意了，只以爲綵幣卽是做成的衣服，美果也是一個禮分。

看着禮單，除了「道日」是名實相副的禮分外，並不會提金錢。聘寫「用代」(一〇)，更不落邊際。却被歷來的女宅驕心竭力地刮取男宅，以致成衣匠的工錢，奴僕的賞錢，都成了女宅的正當收入。而且價錢放得極大，做八件衣服要四十元，扶几捲軸要一百元。講到禮意，實在大大的可以吃驚。然而大家看了，並沒有起一點駭詫，只覺得嫁女之家應當索取這一筆賣價，娶媳之家應當委曲答應對方的需索而付出這一筆買價。在這種的見解之下，自然要搖頭歎氣，說「成家大不易」了！

這個禮單，應當說明處尙多，但我的學力還不敷做牠的注解，等我碰見了一位熟悉蘇州婚嫁掌故的人，當細心地請教他，把他的話錄了出來，登入將來的本刊。

一個光緒十五年的『奩目』

(十三，六，八，歌謠週刊。)

偶然在我家破紙堆裡找到一個奩目，又使我很高興地保存着。這個帖後寫着「樂安喜具」，又寫着「光緒己丑」。光緒己丑是十五年（一八八九），我想不起我家在那年曾有什麼喜事。樂安這個郡名，翻開百家姓來看，有孫，蘇，任，三家，也說不定是哪一家。所以我想，這一定是親戚家裏的東西，遺留在我家的。人這家，家既不能知道確實，當然對於這個奩目不能批評牠的奢侈。我現在鈔在這裏，只要使大家知道蘇州人在距今三十五年前的嫁女排場的約畧罷了。

這個奩目共二十二摺，後面畧損，說不定原來是二十四摺：第一第二摺寫着「荆布家風」四個大字；第三摺至第十八摺爲奩目；第十九，第二十摺寫着「裕後綿長」四個大字；第二十一摺寫着「龍飛光緒己丑年十月穀旦吉立」；第二十二摺是完全空白。奩目每摺八行，共十六摺，一百二十八行。這比上次登的「全金六禮的總禮單」好看得多了！原文錄下：

一 喜 開

二 硃漆衣箱成對

- | | | | | | | | | | | | | | |
|--------|--------|--------|--------|--------|--------|--------|--------|--------|--------|--------|--------|--------|--------|
| 一六 | 一五 | 一四 | 一三 | 一二 | 一一 | 一〇 | 九 | 八 | 七 | 六 | 五 | 四 | 三 |
| 紅木洋鏡全座 | 千金如意成雙 | 千年吉運發祿 | 顧繡人物鏡袱 | 紅木鏡架全座 | 團圓寶鏡全福 | 洋綠綠呢檯毯 | 梧木檯欄全圍 | 梧木妝臺全福 | 綿繡緞袱齊全 | 綵漆緞盒成雙 | 潮銅鎖匙齊全 | 硃漆箱櫥成對 | 硃漆皮箱成雙 |